

攻

媿

集

七

攻媿集卷二十一

宋

樓

鑰

撰

奏議

乞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任温州日上

臣仰惟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諒陰端憂哀禮兼盡稱天定謚博採衆說務極其當臣假守偏郡安敢妄議宗廟以干嚴誅自以世受國恩蒙被使令有懷不言是爲欺天臣竊見近降指揮恭爲大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太廟一室以奉神靈臣不學無術又在遠外道

聽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明州近故龍圖閣待制趙粹中
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曾進廟議請觀其書
熟復其說臣既擊服粹中亦深自慨歎至于流涕蓋謂
太祖皇帝開基創業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攷之典
禮稽之古誼本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說
變亂古制陰使章衡倡爲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盧
士宗司馬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反覆論議僅得不
廢配天之祀而東嚮之禮竟不獲伸紹興五年董弅建
議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候劉寧止

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震莊必彊
李弼直皆是其議趙煥奏陳尤力太上皇帝擢弼爲侍
從煥爲監察御史言已行矣而一趙霈獨不以爲然徒
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己橫加阻抑然猶畏公論不敢
非毀但以徽宗在遠未當專議遂寢其事淳熙元年粹
中以當時羣臣所奏悉加銓次爲陛下言之旣蒙睿旨
下之禮官國子司業戴幾先兼權禮部侍郎力沮其說
而言無經據粹中又進闕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行
臣詳叩之粹中言幾先本不足以搖大事蓋嘗密言于

執政以爲太上皇帝萬壽之日未應議此以致中輟今
大行太上皇帝方將祔廟維其時矣陛下親承付託以
太祖皇帝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遺意取粹中
所進一書申命討論正太祖東嚮之位參先朝羣臣之
說定我宋宗廟之禮省有司增室之役爲萬世不易之
法以慰列聖在天之靈臣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
今不論後實難言使他日未先狗馬填溝壑雖有可言
之路亦已晚矣惟陛下赫然英斷舉而行之實天下幸

甚

貼黃臣照得粹中所集廟議及闢異等書又有雜說
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內府深藏未易尋究臣嘗傳
錄副本乞降敕旨取索謹當繕寫投進臣伏以宗廟
之事事大體重不敢聞于外庭如蒙聖慈不以人廢
言伏乞睿旨以粹中之書出自聖意付三省施行臣
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嚴密恭讀中興會要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太上皇帝宣諭宰臣
曰臣僚于利害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
畫工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投進仰乞睿照

論恢復

知温州被旨奏事

臣仰惟陛下親受至尊壽皇聖帝付託之重兢兢萬幾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愚以爲當先立乎其大孔子于魯則先三家于衛則先正名豈無他事可爲蓋莫先于此也國家之大者莫先于恢復之計君臣之間所當朝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數存焉不可以強爲也高宗立國于兵戈擾攘之中保全東南兼愛西北蓋三十六年而傳之壽皇壽皇卽位之初慨然有志于中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以作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爲

正以高宗年高厭兵聖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內治蓋
二十八年而傳之陛下陛下念祖宗積累之業痛二聖
播遷之禍承兩朝未集之勲軫遺黎陷溺之久今日之
事豈復有先于此者臣在遠外固莫窺廟謨之祕若自
登極以來詔令爲民而下所以戒飭士夫警策將帥皆
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蒐田之法人固已知聖意之所
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勸陛下好兵亟戰挑強鄰開邊釁
縱將士以邀功而生事也誠願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爲
心旦旦而思之歲歲而圖之陛下果篤志于此祈上天

之助順則畏天之心益謹望祖宗之陰祐則敬祖宗之心益篤思欲如唐太宗俘頡利以奉神堯之歡則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欲圖外攘必先務內修則政事日以舉欲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本日以固非將相無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必備非儲蓄無以舉大事則用天下之財必儉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使用則讒諂面諛凡可以害吾之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事機則宴安嗜欲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自定邊防以修軍政以嚴如此則遲以歲月雖甲兵未動版圖未歸

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道好還天心悔禍文武之士
雲蒸霧集王師順動豪傑響應則大計可舉于以據高
皇之宿憤焚老上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爲重華之壽而
後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大恥雪矣若非及今而圖
之事機之來豈能以一日之力而得此哉臣區區愚衷
犯分進說惟陛下裁赦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里之法民生
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養民也自井田

法壞流弊日久尺寸之地無非斯民交易以爲世業而
出其租稅以供公上此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
取之而不足又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與夫權貨之屬
皆出于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禮所以
養生古惟以沈湎爲禁而後世權之凡此數者國家旣
擅其利以供養兵與支費之大端其勢不得不立法以
禁切之豈特使利孔專出于上亦所以抑制豪強恐其
專利以陵貧弱也爲政者要當究其本源而興利聚斂
之臣不思大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網密甚矣搖手犯

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奸生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深文亦有不得而盡行者使其盡行必致生事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頗重旣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爲國家建畫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衆欲望聖慈軫念元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體國家寬大之德于是數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仇于見行條

法外創意增添之者惟陛下一切寢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妄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天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脈者或在是矣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後天下狃于無事兵備寢弛壽皇聖帝長慮卻顧外欲爲恢復之圖內欲修固本之計申飭州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鈐按教之法有朝廷點摘之制雖未能盡爲精

銳而每州各有數百人可用俾兵威日振盜賊帖息可謂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瀕恪遵故事月自按試以行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弓弩可以及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則短兵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長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砲以禦敵馳逐以據險皆當習于無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軍武藝只得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旣以阻其勇氣亦恐閱歲因循無所激勸日成廢墮萬一欲用必至扞格至如定

礮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行指揮而遠慮不
可不及欲望聖慈旨下三省樞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
舊制閱習于軍政誠非小補

論保治

任攷功郎
中日上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無難者聖人之所懼持盈守
成大雅所以稱太平之君子也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身
濟大業時巡東南艱勤百爲蓋十餘年而後小康晚有
辛巳之擾兢畏克終以享九齡肆我壽皇聖帝受禪之
初銳意有爲加以甲申之警雖卒從和議而經略之志

不忘益勤萬幾聖德日新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
廣求民瘼四方章奏惟恐不聞蠲放惟恐不多賑卹惟
恐不至愁歎化爲謳吟奸盜爲之帖息脫履萬乘以授
聖子二帝相傳體堯蹈舜冠德百王皆由兢兢業業以
致此崇高之盛陛下承熙洽之運膺付託之重垂拱以
視天民之阜誠千載之一時也縟儀鉅典次第蒐舉又
足以爲太平之榮觀也中外靜謐邊鄙不聳夫何爲哉
況復仰遵壽皇之訓日晏坐朝孜孜聽政講論經理篇
帙有加爲臣子者何以仰贊聰明然區區愚忠不勝愛

君憂國之心以爲無難之世易于因循此如人之一身
時有小疾則飲食起居動知戒謹固有尪羸而壽考者
強壯之人未必無病血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未形因
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今日之無事實陛下閒暇之時也改元之初
三宮徽號之儀長秋冊寶之禮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
古禮文之事動有重費而無益于治道姑俟于施行務
求實效無事虛文軫未雨徹桑之言思大寒索裘之戒
旦旦而圖之使事事有備先爲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機

以保盈成之業于無窮天子之孝顧復有大于此者乎

論流民

臣試郡永嘉本無善狀既迫替期誤蒙陛下收召使備
郎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聞有流徙之民日夜念之
民生豈欲輕去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散流去歲早
禾成熟人心晏然螟蟲爲孽所損不多晚禾未登偶缺
秋雨然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州郡旣爲之減收苗
米招來海商存撫賑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
爲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最爲稱首然攷

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
非吾土之民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旋迨麥熟
而歸又予之以道途之費收其強壯以備卒伍今日亦
可倣而行之古者徙民歸鄉其徙必有法其歸必有處
今之流民扶老攜幼顛頓暴露不知息肩之所其有親
戚知識以爲歸者無幾率皆茫然遠去以僥倖萬一未
至淮上其狼狽于道者已多至而失所則老弱轉乎溝
壑壯者不爲盜賊則或爲奸人誘畧北去以爲奴婢無
復生還之日又可慮可哀也臣愚欲望睿慈興念愚民

早賜處分行下兩淮監司帥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所
依未能自還者聽其自便苟無所投告願歸而不得者
量給貲糧使之復歸如此等人亦足以語化鄉里使之
安土重遷其願備卒伍者欲貸種糧者有官君子各以
富弼之心爲心隨宜措置救于瀕死之際其所以救民
心而鎮邊服者于是乎在條目聽其自爲俟其事定各
以給貸招撫之數申聞庶幾官無重費而無知之民不
致陷于飢餓之水火實國家之仁澤也

乞罷温州船場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無用之官徒費廩祿而一司之費又爲甚多貽害公私者不可不去也溫州有造船場一司究其建立之初本因高宗南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謂漕舟全缺而良材興販自處過溫以入于海者衆于是置船場立抽解是時材木不可勝用客販旣盛而漕計有餘州郡係省之錢可以支撥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誠一時之利也爾後本司自有船場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船足以供轉輸之用今則山林大木絕少客販不多係省不足以給費本司亦

知其難辦歲朞月削每年止造十船而一司尙存凡費如故其所謂益于官者不過十舟若就辦于本司及近地之船場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爲害者監官初止一員旣增其一已而又增遂爲三員雖是宗子添差而皆釐務請給人從並同正官則有俸給之費所養工匠則有衣糧之費造船之日又添以米十舟分爲春秋兩料除材植取于客販抽解貼買不多而有鐵炭灰油之費其起發而來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虛舟旣不可以進勢必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而

復攬載不可禁察又有將校借請篙梢犒給之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沈破之患此其官司所任勞費之目也若其煩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梢工輪差永嘉縣有田產船戶每船所用水手則又泛差諸縣瀕海之細民爲之此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爲奸追擾迨遍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率以雇人之直納于梢工始得脫身萬一船敗于海上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追元差水手勒使填還間一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究此弊每水手一名除追

呼鷹官之費錢之實及梢工人止六貫有奇遂舉一歲之數官爲出數百緡而罷水手之差又恐吏輩久復擾之盡取諸縣水手名籍俟其齊足焚于公庭海瀕細民始得休息然此司不罷終爲勞費而于漕運無甚利害臣愚欲望睿慈特降聖旨行下轉運司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添差之俸聽其滿攷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廂軍其抽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稅官兼之旣無造船之用則客販抽解亦當蠲減省一州之煩費息百姓之追擾少助仁政之萬一不勝幸願

貼黃臣嘗略會計一歲之費造船工料官兵請給衣糧起發等爲錢三千六百貫有奇米七百餘石監官衣綿將校借請在外伏乞睿照轉運司若以爲難乞令本州詳具細數除官兵請給衣糧外如丁鐵等費及抽解木植出賣量認錢數每年發赴本司以裨造船之費

論寬刑罰

臣聞刑罰所以懲奸也然聖王用之所以彌教非得已也人主之用刑惟當務寬皇朝專以仁恕得天下之心

列聖哀矜惟恐一物之失所陛下遵有宋之家法紹壽
皇之心傳臨御以來仁恩德澤浹洽無外用刑之際尤
軫聖心誠斯民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古
已然唐太宗時自張蘊古之刑法官以失出罪爲戒時
有失入者人不加罪嘗謂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
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
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者無罪
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初非有教使
之然畏罪故爾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悅從之

由是斷獄平允此最千古之龜鑒也壽皇聖帝事事寬恤尤謹于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斷陸知微兄弟三人冒官之罪太輕壽皇震怒刑部侍郎王拂大理少卿陳良翰放罷其餘郎官寺郎各鑄一秩天下咸以爲當然在是時正如德威之言頗有各求自免競就深文之弊至次年春三月壽皇聞之亟下手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興歎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

使奸不容情罰必當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其聽朕
命毋忽大哉王言過于太宗遠矣自時厥後刑爲之平
邇者科舉之病太甚其欲革而去之蓋不止上之人之
所欲也潘顯伯兄弟之獄在兄弟私情則若可恕在貢
舉條制則無可逃有司定罪太輕至勤睿斷所謂非常
之斷人主專之衆論無不稱快愚臣過計乃竊憂之蓋
自陛下龍飛之初覃霈所及與民更始寬恤之詔聯翩
而下四方日有刑措之望此雖至公之舉終是罪其刑
輕况復罰自近始官僚之外上至刑房之吏下及刑寺

之胥無不責罰固足以懲奸矣而猶有所慮者官吏震
恐或有便文自營之心則讞議之際寧免傳致深文以
圖自免者唐太宗以仁恕爲先壽皇聖性隆寬中外具
知然前事如此則知陛下雖本無尙嚴之心而天威所
加事迹相類或恐未免有競就深文之弊臣區區私憂
懷此累月矣旣已輪對奏事無路自達敢因轉對傾心
獻忠欲望睿慈深加矜察鑒太宗之咨詢體壽皇之詔
旨酌德威之至論審事迹之近似出自聖意特賜處分
或未欲顯頒詔令乞命大臣明諭至意俾持刑官吏毋

以此事自艾務從平允以稱明聖審克之心天下幸甚
臣一介疎遠不勝愛君之心昧死有言罪在不赦伏惟
裁幸

攻媿集卷二十一

攻媿集卷二十二

宋 樓 閣 以 鑰 匙 上 天 撰 詔 只 之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

任國子司業日上

臣某准紹熙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恐懼修省殊不遑寧深慮庶政或有缺失未能消弭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備數學省目覩雷雪之異竊攷咎證無路進言伏讀明詔陛下上

畏天戒俯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陛下承
列聖之正統受壽皇之付託卽位以來雖有憂勤之心
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天之仁愛陛下亦
云至矣去歲星緯失度其甚異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
而朝廷不聞有消弭之舉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
故以雷雪之變發于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臣子
之奏聞三尺童子亦知其爲災異此天意之彰彰者也
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以對越上天然須見之
行事之實然後足以應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說陛

下必已熟見瑣瑣細務又不足以敷陳臣請言其大者
要者昧死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雷者陽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蟄蟲奮起雖稍先時
猶未爲甚雨中間有小雹人已驚駭至于庚辰之朔晡
時雷電大至天地晦冥久之方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
盈尺不已辛巳之夜又復增積寒氣凝冽幾不可堪是
何祥也陽者天道也君道也夫道也君子也中國也陰
者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昭然過
于告語惟陛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災變之彰明覽

時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沴侵陵乃至于此此不待
屢數而後可知惟陛下聖明默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
宸心然後可以消弭矣

一自古人主遭值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王之事明
之湯之禱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
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顧安得有此六事
而深以自責若不能自容者此所以消弭天災而反致
勃興也宣王中興大雅以雲漢爲首竊嘗攷之止言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敬恭明神宜無
悔怒若歸過于百神者蓋宣王之意以爲祀神如此不
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至此者必由于我其刻責之深又
過于成湯反己之切乃見于言外序詩者所以稱其側
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實始于此臣願陛下遠鑒桑林之
禱六事雖無亦當自責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
之詩至誠反己祈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今
日之具適當爲後日之祥也

一臣仰惟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觀瞻甚聳比

登東宮天下屬心猶恐陛下他日或偏于剛嚴聖學日
新高明柔克一于仁厚動以仁宗爲法率循壽皇之訓
天下涵泳聖化寶宗社萬世之福也然臣聞之天以剛
健爲德君以法天爲先臣願陛下體剛健爲德本而以
仁厚行之剛則不爲物所移健則不爲慾所怠杜請託
之私絕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子之放鄭聲則君
德日隆于上朝政日清于下而治效見矣大抵疏遠之
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
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于民矣逸樂則伺候

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以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必且憂形于色宵旰興歎是數日間干請必少此皆切近而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苟日謹一日雍雍肅肅宸襟泰然淵靜鑒明以照百官其視宴遊之惑豈不相萬此非以剛健爲本寧有此耶故臣以此爲應天之要

一臣仰惟仁宗之治最爲盛際陛下所願取法臣觀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大臣奏事或至于首肯內廷請謁未免于付外然崇獎

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不敢以累數都尉李瑋之貶司馬光敢言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肉之愛也遂至降封王德用進女王素敢言正爲其親近此衽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以爲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勿及也比年以來朝行不聞直聲而有以多言被黜者雖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之罪然士氣消沮無敢出位而論事者況自去歲又開宣諭之門夫封駁諫諍之職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干請攀援有出于法例之外者陛下間亦有不得已應

之外庭有言遂與寢罷在陛下不爲傷恩而有司得以
執法法者陛下之所以與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
門則廢有司之守不及今絕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爲紀
綱耶臣願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宣諭之門每以今
日求言之切爲心則治道不患其不舉矣

一臣仰惟壽皇之治始終不渝陛下得于親傳臣觀壽
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形容而其卓冠于百王者非止
孝儉之德最以憂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爲諱聞之惟
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蠲放惟恐不多至于竭倉廩傾

帑藏以赴其急乃者水旱連年人心惶惶若非壽皇焦勞于上有司奔走于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盜賊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爲中都之備一時欲用出聖斷排羣議積貯爲之一空俟其事定收糴隨足人心愛戴天意協佑旋致豐穰此真萬世之法臣願陛下畏天之威光紹謨烈遇災而懼不以爲諱專法壽皇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隱而弗言者隨事之小大罪之則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矣

一臣嘗竊究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一時臣子誤國

非一而蔡京爲首京之誤國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
之一事臣三修玉牒因得攷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
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神宗作興凡事多出聖裁雖
邊徼細故亦煩親灑是時蔡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
局編類爲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姦相業之本也徽皇
之初京旣收召一旦得君欲逢主意固相位排同列闕
公議行私心變法度崇虛文遂劓御筆之制違者以違
制論事由于京而書出于徽皇權歸于京而過歸于徽
皇時假制禮作樂之名間以惠民之事以文過飾非御

筆一下無敢議者其初猶有正人在朝間有執奏京欲
其必行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卽致竄
逐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爲之未至于甚比其再相
以至三人寵任旣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
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雖欲支吾不可爲矣敗國殄民
尚忍言之此實萬世之龜鑑也陛下兢畏恭儉固知萬
無此事然人主作事動爲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
輕啓臣願陛下一遵祖宗之法戒飭有司之守條章明
備動皆有則如有非常之斷固在陛下專之其餘細務

悉有法在宸翰處分謹之重之若天之雷霆其發必以時而不至于褻乃所以強主威也

一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夜至四鼓一百三十餘震牆屋搖動簷瓦散墜人人有覆壓之懼黎明視之雪深二尺熙河機宜文字李復言于帥臣胡宗回曰雷風天之號令其發多于盛夏今秋且盡震暴非常終夜不息而又大雪殆將有不測之變因爲規畫密諭守將嚴備又以兵守邈川緩急相應援越月羌果叛攻陷城堡賴有豫備得以破之熙河以安今日銷變

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爲災雖不至如元符然北虜
之強狡實萬倍于青唐邊備未堅臣實憂之欲望陛下
俯採李復之言申飭諸道邊帥修備固圉以防不測之
警

論進德養生

任起居郎
直前奏事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

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
不當堯舜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王之皇極皆
此道也人之氣也沖然而甚微泊焉而易危旣不可過
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也人之心也操
之則存舍之則亡旣不可甚勞又不可甚逸惟得其中
則進德之要也苟能于日用之間謹言語節飲食寡欲
而固其本省事而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
徇內外交養表裏如一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
新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撫盈成之運精一之妙固

已得之壽皇之親傳臨御以來立政用人行以大中至
正之道黜陟之際惟公議是從是以朝行肅靖海內小
康皆中和之效也去冬違豫旋慶康復竊究所自殆恐
有差其所謂中者臣誤蒙睿恩擢寘柱下所當罄竭以
效萬一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聽愚言養生
進德俱以中和爲本視聽言動率務戒謹飲食起居不
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容心事有可喜從而喜之非吾
之所喜也事有可怒從而怒之非吾之所怒也如是發
必中節不致一偏萬幾雖繁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陛

下以大中之道酌其可否一吁一俞可以坐判聖心休
休保合太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心廣體胖神氣
舒暢雖有陰陽愆伏安能爲吾之患哉臣言雖膚淺意
則甚篤冀有益于清躬伏惟陛下裁幸

論郊廟之禮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然事有
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不陳也仰惟神
宗皇帝銳意作興鼎新百度專置詳定郊廟禮文所命
儒學之臣博攷古今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于令凡

今日所行多出于此臣嘗恭覩神宗實錄元豐六年有
太常丞呂升卿建議郊祀致齋事理甚明雖不見于施
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必以爲是特未見于
用爾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升卿謂郊祀致齋之內不
當先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罷景靈宮諸殿朝謁而
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行之
未盡爾其言曰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攷載籍不聞
爲祀天致齋乃于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
後用田同秀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

以二月辛卯先躬饗焉祝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饗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雖論者以爲失禮然攷其所齋之日及辛卯饗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猶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其一日于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今行禮于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尙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于此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以奉上帝則齋之義

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躬展薦獻
臣曰不然人主于宗廟之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
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必因郊祀而行之則義尤不
可以爲郊禮宜如故事致齋于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
其宗廟親饗並乞寢罷天興殿朝饗乞更不行俟禮畢
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每遇行廟饗之時則罷景
靈一孟朝謁之禮廟饗致齋乞于內殿車駕出入如常
儀如此則祀天饗廟兩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臣三
仕于朝屢祇祀事凡曰大祀致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

餘悉禁蓋專致敬于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禮致齋三日之內鑾輿再動百官相祀陪祠駿奔惟謹上下俱不得盡致齋之義又太廟行事極于跛倚幾至僵仆而以此跛倚之餘致齋于郊宮雖強有力者亦苦于顛頓而恭敬之心衰矣臣愚竊所未安而不敢輕議旣得升卿之說敢採之以獻于陛下仍錄其全文及唐明皇變禮之因列之于前以備採擇伏望聖意謹重祖宗舊典不欲盡行升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其說欲望睿斷改定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停景靈冬季孟享而于孟享之

日行朝饗天興之禮太廟歲五大饗止于當郊之歲或
烝或嘗親行其一祝詞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齋並於
內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齋以事上帝陛
下得以齋心養性對越上天君臣無併日之勞有司省
供億之重攷古驗今于禮爲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
侍從臺諫兩省禮官及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
他赦宥賞賚悉如舊制革天寶之變禮以無失祖宗奉
天享廟之本意實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

宣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王之所甚謹
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列聖之極致者也臣區
區愚忠懷此久矣敢先極論古今之事而後備陳當今
之宜惟陛下垂聽夫殺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
而乙之子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仇而不
已故先王制之刑辟命之士師以爾之仇麗吾之法而
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旣殺之矣士師取甲而誅之雖
以伸乙之寃而士師實以生者就死地死者不可復生
脫有錯謾悔之無及又況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誣

服遂致冤濫此先王所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世必以省刑罰爲先嘗求其故矣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囹圄空虛凡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三代以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唐漢四百年始于約法三章唐三百年基于太宗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惟我國家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高宗以不殺而啓中興累朝仁厚度越千古太祖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

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
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
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仁宗凡有疑慮奏裁者率貸
其死歲至活千餘人國祚靈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今
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囚則曰漢高祖約法三章殺
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強盜則曰太祖立法
強盜賊滿三貫足皆處死今強盜之法爲太輕臣又嘗
求其故矣秦之苛酷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
者族偶語者棄市之類不知其幾商鞅論囚渭水盡赤

豈皆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率而叛之故高祖約之曰
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除去秦法
則其他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大悅亦非曰殺人
者必死也律文諸強盜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
制也而唐元和之敕京兆府奏應擒獲強盜不論有贓
無贓並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顯德之敕應持杖行劫
不問有贓無贓並處死則又重矣本朝制法日趨于厚
由今視之故以太祖之法爲重不知其時正欲革五代
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二者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

可乎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有司皆詳處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奸太甚然臣每疑州郡成案恐未必一是其本情近有乞奏裁之獄悉以原勘始末案款繳申大理寺使之反覆閱實然後奏聞報決臣竊是之然恐事至太煩又從而講究其說欲望睿慈明詔有司奏裁之案合貸命中自依見行條法遇有情理無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取索本州原案併碎款一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斷隨即回申或見得碎款情節與成案不同則當懲治官吏

功如集
卷三
王元照校
情弊或鹵莽之罪庶幾間有冤者得以平反實有罪者無所幸免獄吏知畏不至文致重辟益廣陛下好生之德比之盡取碎款者既得大體而于朝廷明謹之意益爲詳盡天下幸甚

貼黃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盡錄原情碎款列于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盡乞下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鏤板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樣備錄碎款奏聞尤爲幸甚

論君道難易

內引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又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陛下以一人之身膺上天之眷命承祖宗之基上則奉兩宮之養下則應萬機之繁在陛下可謂至難矣然陛下所謂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威制強敵恢復中原興起祖業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兩朝付託之重保境而養民以爲內治之事在陛下初無難者兩宮備天下之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受羣臣之朝興居出入皆有定時夙興聽斷則君臨之道宜

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採公
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示
廉恥則可以全士夫之義嚴典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
聞四方水旱之事勤而撫之則可以消弭盜賊之變知
四方事機之萌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奸雄之心國家南
渡以來高宗披荆棘以立朝廷壽皇振綱紀以保治安
凡今日宮室之宏麗宗廟之嚴飭百司庶府之備具三
軍萬姓之阜繁皆非一日之力陛下安享盈成之業宜
無難者天下當爲之事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陛

下念茲在茲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者當隨以舉矣臣之所陳陛下勤而行之俱爲易事舍而弗圖難斯至矣又況人心易感上德易見事有不當于人心能言者皆能議之聖心一日見于施行則人心翕然何啻風之偃草今日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不決遷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觀聽此在陛下尤不爲難古人責難爲恭而臣願以爲易者義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爲愛君之心則一也伏惟陛下裁察

功効集 卷三
論君心

臣一介孤遠比者待罪左史兼攝西掖感激恩遇不敢
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忤人意朝夕惴
懼以俟譴呵乃蒙聖慈俾遂爲真周章控辭旣不獲命
退慚僥冒黽勉就職益知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
人不惟赦之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報萬一
尚有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勝陳愛君愈切尤
不可苟深思熟慮不若求其至要者言之宗廟社稷之
重四方萬里之遠係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身主乎陛

下之一心臨御以來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卻顧若不能自已向者數事雖若久而不決處之詳慮之審天下之以爲是者陛下終以爲是公議之以爲當然者陛下終以爲然方其未行人人顛望及其既行中外稱頌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御昕朝澄心靜慮以待機務天德清明夜氣沖和照臨百官是非瞭然此真社稷之福也欲望睿明保持此心終日乾乾盡善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勞萬幾不無游息之時退朝之暇從容良久更以一二時頃凝神儲思翻閱奏章

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使擇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斷無甚難者願垂聰聽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州軍去歲荒歉去處各賜度牒以爲賑卹之備此真爲人父母之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幾然臣嘗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無有上策蓋年穀豐熟之時家給人足上之人不過撫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舉無涯之衆而欲仰食于公家

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若州縣之官盡心竭力力之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況今州縣少有儲蓄倉猝無以爲備今方春首傳聞宣池沿江等處流莩相望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拯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或肆斂攘稍失撫御起爲盜賊特未可知度牒之頒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遍及竊見沿江諸州尚有椿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陳相因欲望聖慈出自睿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椿積見米隨宜糶貸以

濟急闕鄰近州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
收日糶還今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尙有四
月勸分之數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椿積之米捐以予
民猶不爲過況賑糶于急缺之時收糶于秋成之後旣
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爲經久之利惟陛下亟
圖之

攻媿集卷二十一

攻媿集卷二十三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宮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違豫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日千乘萬騎衝冒風雪中萬衆歎仰以爲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後又以瘍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

功如集 卷三 丁履謙校
爲吾君康復久矣景靈宮以四孟分詣者道遠不可太
勞非得已也重華旣近會慶在邇鑾輿一動自此五日
一朝之禮必如平時乃二十二日有司命戒于夙昔羽
衛環立于廷中百官趨班拱俟鳴蹕而燭殘日出寂不
聞聲相顧失色謂邇者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羣
聽今日何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
以侍立爲職法許直前使是時得望清光必且頓首百
拜以請而清禁嚴邃何由伸吐泯默而退震悚無地中
外缺望歡意索然天氣晴和又無雨雪乘輿將駕莫知

何故然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實之如何昨日本合具聞赴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人相賀臣中夜起坐以俟夙興漏且盡矣又無所聞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陛下深思社稷大計亟降指揮若曰壽皇聖節偶以某事不及上壽今以某日詣重華宮起居則天下之疑議頓解兩宮之聖意交懽孝治無虧國祚愈隆雖復費錢百萬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卮爲千萬壽未爲晚也臣拳拳愚忠惟陛下裁幸

第二劄

臣仰惟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之而懼今則憂矣敢爲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爲至小至重而以爲至輕至易而以爲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懼懼而憂也文王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漢爲五日一朝之禮已爲疎闊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相去之遠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率循舊典四海悅服去冬聖躬違豫繼有瘍疾暫廢起居人亦無得而

言今則無故而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于此無重于此然而在陛下行之爲當然爲甚易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幾于離矣朔望比其他過宮之日已非細事特以會慶冬至爲尤重姑以朔望爲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之至于聖政之成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下之所以奉貽謀而鋪張聖父之闕休者止此一事可謂尤重矣一展九月再展十月以聖躬之

未安也今則禮儀畢備宰執觀書者三有司習儀者一忽又改日萬衆震驚固知擇日之不遠終亦不知何故陛下亦思改日之說乎卜吉既定豈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進又非時節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仗衛羅列皆是五更夙辨萬一又不成出則事體利害尤甚故不免爲此一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亟降指揮若曰屢蒙壽皇聖旨免到宮不敢有違今已奏請以某日過宮此令一出歡聲必聞是日仍須必出雨雪卽賜雨具進書之前得再爲此則人心翕然而定

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朝如舊則天下晏然無事矣
可謂至易之舉而足以了至大至重之事惟陛下斷然
不疑實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過宮第一劄

同趙彥逾倪
思陳傅良等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
俾並進于玉階方丈之地臣等于初七日至東華門伺
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
宮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
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諛諛冒溷聖聰第以

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
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
歡呼踴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爲甚旋
聞展用月旦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
以信爲本成王剪桐爲戲周公遂封唐叔以爲天子無
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于再
三竇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方載惟陛下容納
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
而復輟日復一日寢爲常事關係非輕今臣欲望聖慈

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
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于中外
良可惜也臣等前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旣蒙許以宣
引故黽勉就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尚
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
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橫生至
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爲高以合
班爲喧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
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功妙集 卷三 五丁履謙校
貼黃臣等伏見會慶聖節合候過宮上壽之後方可
錫宴今緣未曾過宮遂行展日若因循未出則錫宴
難以舉行況天下郡國皆已設宴而中都反未講禮
闕典尤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冊是錫宴不行將自今
始深爲陛下惜之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卽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顙望翠
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旣而十三日內教十六
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

卮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
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
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溷瀆臣等竊惟人子事親
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爲
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
皇聖旨而免至于生辰上壽恭想聖意必欲陛下一來
此人之至情也陛下重明聖節旣受羣臣萬年之觴竊
聞今日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
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

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于天性壽皇旣以神器親授聖子方頤神冲澹凡軍國之事悉不預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于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內屏房星爲明堂又屬宋分太微內屏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爲災衡岳山摧正逼祠宇劍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

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于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缺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爲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動搖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

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
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
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
爲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
于此伏乞睿照

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光爲諫官上皇帝疏又上皇太
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輒具奏劄上進重華宮
所有錄本併以繳進伏乞睿照

上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垂耀萬
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願
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
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降旨
暫免蓋昨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寢闕
禮文觀瞻所係馴致疑惑而皇帝天姿恭謹兢業過甚
深念蒙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嚴憚倘非壽皇聖帝
加意開接每事慰安切恐漸成疑阻關係非輕今茲會
慶節合上壽伏望睿慈先期勿復更免過宮俾皇帝得

以躬率羣臣展前殿玉卮之敬三宮歡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爲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于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于以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兩宮奏疏

臣某等昧死再拜上疏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皇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況萬乘之貴兩宮

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于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
祐中英宗皇帝嗣極之初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聽政天
下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司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
疏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
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慈聖之慈英宗
之孝終于無間顧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于至誠未
必無助臣等是敢仰慕先正竭盡區區共爲一疏上千
兩宮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德無加于孝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

天子父慈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
之壽皇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爲天下得人而宗社尊
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于高宗今則皇帝盡孝
于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內禪之盛自堯舜以
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倦勤輝光今古震耀
夷夏若壽皇享爲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
孝則天地祖宗垂佑于上臣民夷狄厭服于下非所謂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至親雖非嘉
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于事情者其略曰孔子曰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尚以恩意相厚不尚較錙銖之是非也今日之事或見于此雖天性無間本無可疑歲月寢久頗見形迹臣等欲望皇帝深思孔子之言壽皇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奸人欲有關說涉于離間者顯行誅斥以明示天下日遣使介交馳兩間重華篤慈愛之仁南內盡愛恭之實夙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講恭請之禮或邀迎于內庭或娛侍于禁籞使都人擁

觀萬國懽舞破羣情之惶惑消衆口之讒謗兩宮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氣嘉生充塞宇宙變愁歎爲謳吟化驕陽爲甘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兩宮同降指揮指日順動壽皇爲宴設之具皇帝當奉養之儀驩欣交通于未見之先慈孝翕合于無疆之久於萬斯年燕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何爲其難也以爲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而未足爲難也

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爲者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
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爲明君可以
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爲萬世之法此其所以
難也宮室服用宴飲歡樂聲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
獸寶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以致之而人
君頤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亡之機實
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樸素憂勤
篤謹講論經理攷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
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

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于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予之爵賞稍過則爲濫予怒人而加以刑罰稍過則爲淫刑而其尤難者其聽言之際乎異與之言人所樂聽在人君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爲艱哉仰惟陛下聖性天縱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盡爲君之道以厭服天

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
經史以爲煩瀆直以人情之所甚喜與夫可厭者爲陛
下言之誠能深知爲君之難戒其可喜而有大可喜者
見矣勉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爲人君者皆
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人之所
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能謹戒人之所
不能戒人以爲自苦而我樂之人以爲甚難而我安之
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久汚朝列無補事功誤蒙聖
恩拔擢至此朝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陛下聰

明于萬一直以愚忠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
而採其意不以爲愚而力行之庶其有涓埃之益以無
負責難之義伏惟陛下裁幸

攻媿集卷二十三

攻媿集卷三十四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陛下受天明命膺太上付託之重以承列聖億
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竊聞陛下臨朝淵默
發言精當尊禮大臣凡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
駁議隨卽聽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
始典學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于今日誠千載之幸會

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從班旣得以詞章小技仰代王言
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萬一自古人君卽位
之初多能自彊以銳意于治天下往往稱誦望太平于
旦夕以其富貴崇高安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旣久君
子曰疎小人曰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言日進偃
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獨人主
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于此或及其
身或貽禍于子孫爲後世笑者不知其幾也唐高宗永
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

褚遂良恭已以聽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而權移房闈
幾覆唐宗明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
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殿
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採珠玉織
錦繡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以致天寶之變
德宗動遵禮法罷貢獻罷樂工縱苑獸出宮女淄青將
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從寬大藹然
有貞觀之風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幾不免其身
而其尤可憾者初能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暗

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罷之命宦官分典禁旅
終唐之世爲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戒者也陛下聖性
高明惡旨酒薄嗜好孜孜以學問爲急而不以位爲樂
臣豈當私憂至此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
終未嘗不痛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
豈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爲任者能爲三年之計則
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身正家處事
發政動爲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下陛下任天下之重
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

學問增修聖德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
不至于大自其邇而防之則不及于遠守之以堅行之
以久而後治效可覩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悠哉正
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伏惟陛下裁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准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不德
嗣承大寶夙夜祇畏不遑寧處乃者陰陽謬鑿雷震非
時淫雨爲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由凡朕躬有
過失朝政有關違可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

隱臣待罪東臺職司論駁雷雨爲沴自應論奏仰勤詔
旨尤切兢惶實以兼直內制適當書詔填委之時才短
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茲敢一一陳述伏
惟陛下採擇伏自陛下臨御之初近自都城遠及四方
人心翕然陛下又守之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
親近儒生講論經理上則盡孝于重闈下則深恤于民
隱此宜有嘉祥爲之應而變異乃爾不惟冬雷無此蓋
雖暑雨蒸鬱亦未有震雷連日夜不止如此者也臣少
誦雲漢之詩嘗于詔書略發其說而未詳序詩者曰宣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
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于詩若
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又曰耗斁
下土寧丁我躬曰兢兢業業曰憂心如熏曰寧俾我遜
等語皆所謂遇災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上下莫瘞靡神不宗曰祁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佑而終
篇不見側身修行之言何耶嗚呼宜王之意以爲周家

一歲祀事爲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今我旣一一爲之而旱災如此無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側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于桑林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六事皆湯所無者猶拳拳深自克責此宣王所以粲然復興而成湯所以其興勃焉也太戊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耳而鳴祖己曰修德三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謂德者非他也

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僞爲對曰恭儉惟德無
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
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爲僞則知以德行
仁者爲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言不可
以僞爲也揚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之僞亦
言其不出于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必謹其獨也文王雖離在宮肅
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蓋于
閨門衽席之間一一以禮法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可掩

者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蓋言之無不聞爲之無不知者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方在行內無殿之可避方執通喪無樂之可徹荒政日修德澤日布可謂得應天之實矣臣區區之愚尚恐有聲音笑貌之爲有無人則輟之僞故敢僭越陳之

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講讀日加恐未免于嬉游闈門甚正而外間已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間或議錫予之多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己惟懼不及伏望聖明鑒宣王側身修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所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久一如前日雷霆轟轟于上之時斥遠讒邪親近忠直裁節橫恩修明紀綱不以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覩矣陛下視今日爲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以弭天變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

有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陛下爲千萬世
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忠
直者日踈讒佞者日進不自覺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
言者成王訪落之詩落始也始卽政而訪問于羣臣也
曰於乎悠哉正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渙言天下之
事悠遠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渙然難合此成王之
所甚懼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陛下訪落保治之時
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爲對傾瀝愚悃仰答清問伏惟陛
下裁幸

議祧遷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同從官

臣等竊惟宗廟至重祧遷之禮尤不可苟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禮官乞遷宣祖而祔壽皇聖帝此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照應禮典施行無可議者所有太常少卿曾三復請正太祖東嚮之位就乞上祧僖祖此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徒以親猶未盡故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而太祖尚居昭穆之間治平末年僖祖親盡而祧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禮典直以私意臆決紊宗廟之大經當年

名臣與夫紹興之初董弁王普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
趙粹中盡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採錄皆以
偏辭曲說阻抑至今仰惟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
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諡也今郊祀旣以配天
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爲始祖祫享獨不得正
東嚮可乎正緣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
昭穆之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祧不
因遷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議況今日九廟旣備尤不可
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早正鉅典因大行

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
不經之論開千載之惑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
甚

貼黃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三昭三穆
實爲六世與太祖之廟而七本朝崇寧按唐之制始
立九廟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太祖爲始祖則太宗
爲昭真宗爲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昭四穆與太
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于義
爲允伏乞睿照

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僖祖當祧合于禮典其年
三月巳自祧遷藏西夾室至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
意使章衡等建議乃復祔僖祖以爲始祖又將推以
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安石主
其說甚堅孫固慮其罷藝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
東嚮之位旣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別廟

臣等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准省劄

節文

太祖皇

帝旣正東嚮之位然僖祖宜祖旣祧之主宜有所歸欲

用朱震之說藏于夾室則攷之周制僖順翼宣之主不當藏于太祖之廟欲用王普之說祔于天興殿則景靈宮朝獻之禮與唐禘祫朝享之儀不同欲用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盡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裨廟堂之末議恭惟本朝去古旣遠禮制不能盡循于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攷定爲一代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毀廟皆以

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立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
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
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爲其尊于太祖故也
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
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以上
皆不合食于祫臣等謂齊賢之說本朝之所當取也太
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推而上之至僖祖而
止故用唐制建四親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洎太祖祔
廟尊爲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封于周故商周皆

尊爲太祖唐自涼武昭王髡而下至高祖爲八世豈不能推髡爲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己皆襲封于唐唐之建邦啟土比之契稷故推爲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毀故如宣簡公在高祖時爲四室之尊洪農府君在太祖時爲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爲祧也太祖之興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祖尊爲太祖而僖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僖祖爲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正東嚮之位以至于今日旣伸太祖東嚮之禮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旣

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
爲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旣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
又攷之周制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窋
以至太王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
藏焉蓋自成王而下皆祔唐有興聖廟以祀涼武昭王
故景皇帝旣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祔以不欲以
祖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太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
遷皆入夾室則猶曰僖祖在第一室故三祖之祔爲順
今太祖旣入第一室則僖祖宣祖二主之祧所以當議

也臣等以爲朱震藏夾室之議旣不可用景靈宮祭聖
祖用素饌則王普祔天興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
之說築別廟以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說
焉謹按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
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
于興聖然而藏之夾室則無饗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
禮經之文遷于園寢則亂宗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爲是
至貞元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
省集議戶部尙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興聖廟議

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爲僖祖當用唐
興聖之制立爲別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
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于孫之廟
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
卽廟而饗于禮尤稱如朝廷以爲允當更乞行下禮部
太常寺攷議制度施行

議明堂

部中
集議

謹按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
祭又曰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注

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戚未遑祭祀既殯而後祀也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又引鄭云既殯以後未啓以前得行祭禮檢准本朝典故緣郊祀明堂間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踰年之後別無未葬以前行禮故事若據禮經則已殯未啓可以祭祀某等竊見禮莫重于喪喪莫重于斬衰況事父孝則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既殯未啓可以據經行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議祭合俟皇帝

功妙集
先言
三
王元照校
卽喪次行禮則有司之事可以類舉

再議明堂

御史臺
集議

某等竊見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之喪未及發引而大祀之期已迫攷之典故累朝間有大祀在諒闇之中而適不在當郊之歲故無發引以前行事故實攷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紼行事之文在曾子問則有旣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某等竊以喪莫重于斬衰祭莫重于禋祀因大喪而廢大祀

禮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而祀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記曰祀明堂而民知孝又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今皇帝之喪以日易月既經小祥其去大祥禫祭已無數日而皇帝尙未有至宮行禮之日夫所謂紼者乃菽塗龍輶之索人子居喪不離菽所故大祀則越此紼而行禮今皇帝未嘗一至殿菽之所則何紼之可越某等今議合候皇帝卽次執喪之後或依據禮經而用未葬之前或參酌故事而展大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之事可以次第而行

攻媿集卷二十五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陛下務攷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爲鑒戒此誠聖學之要也司馬光爲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爲諸侯以爲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旣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與名分最詳以爲此書首篇誠足爲後世之深戒然臣嘗

攷之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爲紀傳之體無復編年之作荀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左氏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止獲麟魯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敘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攷獲麟而春秋絕筆絕筆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三晉爲諸侯

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貞定王之十六
年去孔子卒纔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
三晉事始其實繼左氏傳編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
當知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攝提格盡立默困敦太歲
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立默在子曰困敦
光豈不能書戊寅壬子而直以此紀年者爾雅釋天篇
歲陽歲陰甚詳其以甲子乙丑云者在書法止可以紀
日光之書此非好爲泥古蓋其歲陽歲陰書法當然也

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之分萬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爲高矣不以高爲貴而以下濟而光明乾爲剛矣亢龍則有悔而以用九而爲治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爲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爲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舜之求于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

言禹之告舜則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孔子教人
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禮經亦曰事君有犯而
無隱孔子事君盡禮春秋專爲尊王而作而在禮尊君
之至至于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可謂嚴矣而二
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于臣者直以爲惟后非賢不义
后非衆罔與守邦直以爲君之興臣相與共治天下故
其見大臣則在輿爲下御坐或爲起蓋尊德樂義不得
不然上下一體不事形迹是以治功可興而事業可就
也中古以還君益尊臣益卑至于晚唐五代猶有坐而

論道之餘意太祖收攬權綱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仰孰敢干犯然與趙普論事心通氣合或夜半而至其家其相與何如也累聖相承共由斯道尊如天嚴如神而隆寬盡下容受狂直如出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來三聖授受綿七十年以至陛下仰惟聖德恢洪無不覆幬講論經理日昃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藝祖神宗之家法也今日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臨宰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尺之紙風動萬方疇敢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及臣愚欲望睿慈嚴上下之分

而通君臣之情隆堂陛之勢而明否泰之道陛下體天道之下濟而羣臣得以卑而上行使芻蕘之說不壅于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隆下下以成其政歡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爲也臣言若迂實切于治惟陛下裁赦

論君心

知婺州朝辭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言有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嘗守温州號爲煩劇若趣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賓客之事亦可麤辦臣

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內山
巔水涯苟有一夫之失所皆己之責于是分任官僚訪
詢耆老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衆智爲明雖不設鉤距
不爲巧術而下情麤通二年之間苟幸無事矧今立朝
七年蒙陛下拔擢爵高祿厚授以便郡委寄益重尤當
布宣寬大以惠斯民當此遠離君父之初尚劾論思獻
納之益願以涓埃之微細仰裨海嶽之高深恭惟陛下
爲天之子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祖宗之所臨御陛下
以一身應之日晏坐朝躬親聽斷大臣議政羣下獻說

崇朝之間應酬已多退閱奏章坐判可否況復聖性恭
儉勤于講學人主之道不爲不至然臣竊恐猶是趣了
目前未必能致幽遠治道多端未可以爲止于此也臣
輩所治一州實恐日力不給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
州不知其幾四方所至幅員動以數千萬里必欲家給
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謂其
力所不及則禹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
由己飢之人主用心不得不然陛下試于清閒之燕披
輿地之圖不知某路今付之某人爲監司帥臣某州今

功妙集
卷三
五靖本誼校
付之某人爲太守某軍今付之某人爲將帥其人之才
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猶庶乎其可
乎雖好惡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四海之遠治之
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內每思有以舉偏而補
弊篤近而舉遠臣恐四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陛下
如此存心則下受賜者衆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
竊聞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朕每日于天下游行一遭
此真帝王之言故延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此陛下所
宜取法臣未能知効一官而推廣事理敢以爲獻惟垂

聽而赦其愚

論本朝專尚忠厚

召除翰
林學士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陛下踐阼之始獲侍講筵進讀
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
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
曰孟子在戰國時人皆謂之迂闊于事正謂此等蓋當
時七雄分據專以殺人爲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強惟秦爲甚伊闕
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

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無遺種是不若不一之爲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強世襲根據不可動搖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盡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關奪李氏之淮南已爲甚盛之舉至我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四方賓服重

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祖宗之善于用兵不知所以
一天下者本于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
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彝沈起
生事于南蠻童貫蔡攸起釁于北夷有如高遵裕靈武
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
丘墟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高宗披
荆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之虜內有江湖甚劇之
寇而卒能光啟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人天相人助以
躋登茲是知本朝家法專在于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

大驗于此陛下玉音稱善至于再三臣違離闕廷十有三年屏居畎畝不敢忘君惟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施之于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禮上帝昭格年穀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橫挑強近兵連禍結中外寒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謙好生惡殺我宋立國二百四十餘年專于不殺北虜之強盛殆將百年專于好殺天意其將孰佑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酋豪而糧道不繼爲之退散今歲聲言入寇卒亦不能大

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陛下威德遠被將士用命民心
不離以至今日然迹其所本實曰不嗜殺人積累忠厚
之報也臣衰老得謝待盡朝夕仰蒙東記更化之初首
加收召誠以久苦足疾趨拜甚難控辭不一而上迫于
威命趣行郡守津遣翰苑之除下于里門皇恐就道復
覲清光誠爲微臣千載之幸顧無以上答乾坤之施敢
以昔時經帷之說申言之伏望下採芻蕘之言力行寬
大之政光紹前烈益恢遠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度越前古自權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弛風俗凌夷幾不復可以爲國矣天開聖明竄極元惡黨與以次誅斥此如沈疴去體而元氣未盡復調護保養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旣廢貨賂公行苞苴之弊徧及中外仕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剋剥士卒以奉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盡籍其家數至鉅萬俸祿

有限何緣至此則其取于民力取于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所賴以爲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爲能奔競拜伏竭資效產不復知有廉恥之道至奴事其僕隸以自進旣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無不效尤否則爲州爲縣公取竊取以自効舉削或以厚賂而後得然則欲求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勝誅陛下寬仁必不欲一一究見其罪亦恐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弊縣官之不給而丘山之積實出于鞭笞膏血之餘縱

未能盡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會計
凡目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陛下
惠養之意曉然示于天下而所以壽國脉者無出于此
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太甚以懲其餘
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實宗社無疆
之福外侮雖爲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內始故臣拳拳首
爲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濟

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止而艮亦有動
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武王之文可知矣人皆曰天
以剛爲德人主亦以剛爲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在易
大有之盛五爻皆陽而君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
下應之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蓋天與人君一也雖
曰以剛爲德而尤以好生爲仁臣事陛下于龍飛之初
年投閒一紀再蒙收用日夕思念願有以裨益聖德于
萬一惟國家累聖專以仁厚不殺爲主如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仰窺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爲剛強之事
度亦非陛下所安臣又求之于古周過其歷漢祀四百
本朝累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以雖曰積累之厚而
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朝
之盛仁宗皇帝尤爲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人人能
稱頌之文王微柔懿恭視民如傷疊疊穆穆順帝之則
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仁宗皇帝聖度如天萬
物並育自有諡法以來未有以仁爲諡者天實命之夫
以周漢暨本朝盛際自文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

剛德爲稱而皆本仁柔以出治陛下聖性隆寬實似之而又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強爲剛強之事亦有所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生上當于天心皇恩浹洽于上下則保治之道何以尚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然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平仁宗皇帝干戈鈇鉞之誅未嘗有所私貸所謂仁者必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此尤陛下所當取法也陛下外鉏叛將內誅姦臣雄斷廟謨天下聳服臣願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于用賢去佞收攬威權懲艾

奸惡時出聖斷以裁之則仁足以壽天下之脈而威足以折姦諛之心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論內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馭外之道與古不同藝祖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威亦欲一舉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于戰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靜達賚之來乘虛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于不得已而履此危道自解講之後累聖不復有北伐之舉宣和燕

山之役是時中國軍政大壞委于姦人腐夫以取禍敗
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燕親見舊邊所謂白溝
河者真一衣帶水而安肅等處水櫃榆柳塘泊之遺跡
亦皆人力設險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
德而患不至此秦之長城千古以爲無策然猶有以限
制之自周德威失榆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
中國不復可爲此如編氓之家與盜爲鄰所恃以禦之
惟垣牆耳一旦盜入垣牆之內而畫平地以守其勢但
多與之金帛冀其勿擾爾故雖以累朝承平策止于此

況自建炎以來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
相接天未悔禍高宗孝宗豈不痛念勢旣未順遵養至
今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幾危社稷陛下之所親履又不
免屈己以求和和之成否尚未可必臣雖預末議非不
知振發激烈以摠宿憤敕榜一出外議紛然雖浮言胥
動不究事實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以
爲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憂臣辱陛下宵旰未忘顧
臣輩無有長策以盡雪國家之恥其辱惟甚臣觀歐陽
修言于仁宗曰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

乘釁違盟而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
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己買和莫大之辱
是時猶以爲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可爲流涕太
息而已陛下以生靈爲念雖姦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
得已而屈己增幣尚未保其必從則國家之辱甚矣君
臣上下惟當以宗社爲念臥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議
一成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爲無事則後日之害其何
可勝言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欲大有爲而邊事未
靖欲爲未可宜先定規模內修自治之計日夕與二三

大臣講明其要次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
戎器節約冗費等事皆爲要切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
當仕敢竭丹衷以告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惟陛下
亟圖之

攻媿集卷二十五